

# 金秋的回眸

JINQIU DE HUIMOU

王震亚 著

历经多梦年华、知青岁月与奋进时代的我已步入金秋季节。追忆往昔，融入反思；立足当下，体察多彩生活。收入本书的篇章，即是我及同代人经历、见闻与感悟的真实呈现。

历史长河奔流向前，渺小的个体不过是一滴水珠。水珠虽小，却盼它可以折射出时代、社会、人生的某些影像。设若这滴水珠还能落入读者的心潮，漾起些微涟漪，更是幸甚。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JINQIU DE HUIMOU

# 金秋的回眸

王震亚 著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历经多梦年华、知青岁月与奋进时  
步入金秋季节。追忆往昔，融入反思；立  
体察多彩生活。收入本书的篇章，即是我  
经历、见闻与感悟的真实呈现。

历史长河奔流向前，渺小的个体不  
水珠。水珠虽小，却盼它可以折射出时代  
人生的某些影像。设若这滴水珠还能落  
湖，漾起些微涟漪，更是幸甚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秋的回眸/ 王震亚著. — 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6. 8  
ISBN 978 - 7 - 5677 - 7727 - 9

I. ①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8652 号

书 名: 金秋的回眸

作 者: 王震亚 著

责任编辑: 邵宇彤 责任校对: 韩蓉晖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26.75 字数: 475 千字

ISBN 978 - 7 - 5677 - 7727 - 9

封面设计: 林雪

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印刷

2016 年 8 月 第 1 版

201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8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 - 89580028/29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[jlup@mail.jlu.edu.cn](mailto:jlup@mail.jlu.edu.cn)



## 前言

都说，青春不再，岁月无情。这是客观真理，也是人生最大的无奈。

但先贤有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名诗；今人有“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，战地黄花分外香”的佳句。所以，经历过闹春、苦夏而进入仲秋的我们大可不必言愁。因为，晚霞仍然灿烂，秋红依旧迷人。

有幸赶上了高科技时代。先是“换笔”，改用电脑“码字”；继又上网，开起了博客。

最初在键盘上敲出的是一篇篇往事的回忆，追记我的少儿时光，书写我们“老三届”的知青岁月。

因为，少儿时光最真纯，少儿时光最浪漫。可以无所拘束，可以驰骋梦想。无论这梦想多么不着边际，都会给人以希望与动力。实现了，固然欣喜；落空了，也无太大的遗憾。毕竟，曾经梦想过。而在我看来，有梦的人生才是完整的。

因为，上山下乡去边疆、返城待业再出发，是我们这一代知青数十年来的共同命运。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，因出身、机缘、性格、观念等多种原因，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——是必然，也有偶然。摄录下来，传给后人，哪怕只是几个片断、若干剪影呢。

当然，生活在继续。处于金秋时节的我和我的同代人仍需谱写人生的新篇章。或在孝亲抚幼，尽享天伦之乐中操劳；或在旅游、健身、摄影、放歌中消闲；更有壮心不已者，仍在为社会发挥余热。论坛上的交流，微信里的问候，聚会时的欢欣，无时不在拨动我的弦，促使我的博文与之同步。

其实，更多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静坐于书房内，沉浸在书海中。

于是，一些曾经看过、而且记忆深刻的作品，如流岚、浮云，相继飘进我的心空。去重温，去品鉴，或会有一番新的感悟。而未曾读过的作品，层出不穷，不计其数。去发现，去赏读能给我带来感动、共鸣、震撼的作品，更是一种心灵世界的需要、滋补与满足。

于是，习惯性地回到电脑前：让思绪自由流动，不计功利；让笔墨随意



挥洒，从容淡定。写给自己，是心灵的抚慰；传给友朋，是思想的沟通。无论是只言片语的杂谈，还是点滴感悟的笔记，都是自我的真实呈现，都愿与众人交流、分享。

本书即按此思路从我六年间的博文中挑选了部分篇章，分别以多梦年华、知青岁月、奋进时代、金秋季节、闲读偶记与信笔杂谈为题，编为六辑。

其实，任何一代人，都只是历史长链上的小小一环；每个人的一生，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。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里，渺小的个体不过是一滴水珠。如果我这滴水珠，也能折射出时代、社会、人生的某些影像，那就幸甚之至了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多梦年华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胡同里的少儿时光 .....      | (3)  |
| 锦一小与我的足球梦 .....     | (8)  |
| 短暂却又影响深远的乒乓梦 .....  | (11) |
| 西四新华书店里的读书梦 .....   | (14) |
| 想起王老师，心里就沉甸甸的 ..... | (17) |
| 在官园体校升起的篮球梦 .....   | (20) |
| 哦！老宅院里的温馨 .....     | (24) |
| 那一刻、那一幕，终生难忘 .....  | (28) |
| 高一时，我曾下井挖煤 .....    | (32) |
| 高二时，我曾上街掏粪 .....    | (36) |
| 家住南池子 .....         | (40) |
| 我的大串联 .....         | (47) |
| 特殊年代的旅游梦 .....      | (56) |
| 没有照相机的摄影梦 .....     | (59) |
| 远离“运动”的“逍遥” .....   | (62) |
| 多梦，真的挺好！ .....      | (65) |

## 第二辑 知青岁月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抹不去的青春记忆 .....       | (71) |
| 黑土地、论天下，犹如昨日 .....   | (76) |
| 想当年，我们曾经这样读书求知 ..... | (81) |
| 哦，北疆的雪 .....         | (85) |
| 鸿飞雪爪，岁月留痕 .....      | (89) |
| 我曾是为蛙 .....          | (95) |
| 当日历撕去了一页又一页 .....    | (9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春过后诸芳尽 .....      | (103) |
| 团部礼堂的记忆 .....      | (106) |
| 四季情缘 .....         | (109) |
| 给生活带来亮点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老孟 .....        | (114) |
| 最后的知青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老郭头 .....       | (118) |
| 渐行渐远的兄弟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忆小为 .....        | (121) |
| 性格乎? 命运乎? 抑或 ..... | (125) |
| 黑土情深 .....         | (129) |

### 第三辑 奋进时代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六七届到七七级 .....        | (137) |
| 我的临时工生涯 .....         | (141) |
| 我的大学老师 .....          | (146) |
| 画舫斋的记忆 .....          | (150) |
| 蜗居的记忆 .....           | (156) |
| 从文津街到白石桥 .....        | (161) |
| 80 年代: 我们曾倾心阅读 .....  | (167) |
| 90 年代: 我们纷纷“换笔” ..... | (171) |
| 新世纪十年与文学新世纪 .....     | (174) |
| 后知青时代的人生“三变”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小袁 .....           | (179) |
| 从内蒙古土屋到巴黎爱丽舍宫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“民间外交”的力行者郭凝 ..... | (181) |
| 用画笔谱写历史, 让图像告知未来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李斌 .....           | (185) |
| 宏声“声宏”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大头 .....           | (190) |
| 这是怎么啦? .....          | (195) |
| 永远的连长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忆高正 .....           | (198) |

## 第四辑 金秋季节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又见秋红，又见秋红 .....   | (203) |
| 四月的风华 .....       | (207) |
| 初夏的翠竹桥苑 .....     | (209) |
| 荒友的“现在时” .....    | (212) |
| “知青”书写在继续 .....   | (216) |
| 病期琐记 .....        | (220) |
| 他们的灵魂不会寂寞 .....   | (225) |
| 回沪散记 .....        | (230) |
| 生活在继续，生命需坚强 ..... | (235) |
| 浮光掠影沪上行 .....     | (238) |
|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 .....    | (242) |
| 敦煌之行的随想 .....     | (245) |
| “六九届”的蛇年 .....    | (249) |
| 老三届的马年 .....      | (252) |
| 时间，都去哪儿了？ .....   | (256) |
| 欧游散记 .....        | (260) |
| 难说再见的《南加知青》 ..... | (269) |
| 六十年后的重新集结 .....   | (273) |

## 第五辑 闲读偶记

### 悲壮岁月的激情描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重读梁晓声的两部知青题材小说 ..... | (279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人总是生活在新困惑与思索之中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读李龙云的知青题材剧本 ..... | (282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老知青的心灵之旅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读叶辛的《客过亭》 ..... | (285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坚忍·坚韧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读冷明的《为了你走遍草原》 ..... | (288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此情只应知青有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读管寿义的《北大荒十年》 ..... | (292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亲情、友情与诗情的低吟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读李秀人的《柿荫树下》 ..... | (295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岁月如歌的追忆与抒怀

- 读林小仲的《梦随风万里》 ..... (298)

青春的祭奠 历史的警示

- 写在《生命记忆》出版之际 ..... (301)

青春长歌

- 855 知青的重新集结 ..... (306)

两个时空·两个群体·两个层面

- 读知青杂志《黑土情》 ..... (309)

知青写，写知青

- 读新创刊的《华夏·知青时代》 ..... (313)

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

- 重读舒婷的《这也是一切》 ..... (318)

命若琴弦，弹好了就够了

- 重读史铁生的作品 ..... (321)

人与海的哲理性命题

- 重读邓刚的《迷人的海》 ..... (324)

进退两难间的无奈与抉择

- 读郭启宏的历史题材剧本 ..... (327)

烹一碗苦茶，敬献于大众之前

- 重读《〈流民图〉的故事》 ..... (330)

## 第六辑 信笔杂谈

- 人生得一诤友，幸甚！ ..... (335)

- 父爱，我们读懂了吗？ ..... (339)

- 说说“文二代” ..... (342)

- “忘了自己”与“悲不自胜”的纠结 ..... (348)

- 作家眼中的另一半 ..... (353)

真实人生与小说世界

- 性际关系中的作家及其作品 ..... (357)

- 文学：人生百感的宣泄渠道 ..... (364)

- 走近鲁迅：不妨从尺牍入手 ..... (370)

- 奥运感言三则 ..... (373)

献身理想的血性

- 黄花岗起义百年随想 ..... (377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辛亥革命与五四作家 .....       | (380) |
| 远赴海外后的回归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旅外作家走红国内影视 .....    | (383) |
| 名家·名导·名角 .....        | (386) |
| 中学：人生由此启航 .....       | (390) |
| “行动是老子，知识是儿子，创造是孙子”   |       |
| ——想起了陶行知 .....        | (393) |
| 志在民族复兴，行在民主自由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想起了蔡元培 .....        | (397) |
|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 .....      | (402) |
| “绝无仅有”的梅贻琦 .....      | (406) |
| 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——张伯苓 ..... | (410) |
| 既做经师，更为人师的陈垣 .....    | (414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| (417) |



第一辑  
多梦年华



## 胡同里的少儿时光

1954年，我6岁，随父母搬家到了西城区民康胡同14号，在此一住就是10年。

民康胡同位于阜成门内，是进南顺城街后路东的第一条胡同，长约500米，与东西走向的阜内大街平行。14号院在胡同的北侧，距离南顺城街不远。进大门往左，是前院；若沿过道直行二三十米再左拐，为后院。我家租住前院的三间南房，房东自住三间北房。南北房西侧的耳房与东西厢房相对狭小一些，也都住有人家。至于后院，另有房主，与前院的交往不多。

住过四合院的人都知道“有钱不住东南房”的说法。因为东房的下午西晒得厉害，夏天最难熬；而南房的坏处是整天都见不到太阳，长年阴暗潮湿。现如今北京缺水，五六十年代却是多雨。雨打在屋瓦上，会发出种种的声响。雨有大有小，有急有缓，那声响便有了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。但是，这种打击乐般的旋律是需要好心情才能欣赏的。我家住的是老房，屋顶的瓦片多有破碎处，连续几天下雨，渗漏也就不稀奇了。常常是，外面大雨，屋里小雨，逼得家人紧忙搜罗盆盆罐罐到漏雨处接水。即使外面已然雨停放晴，而屋内棚顶的积水依然滴落不止，其声响固然清脆却让人气恼。

尽管，入住前，曾用大白粉刷过墙壁，但是一个雨季下来，白壁上已印有了一道道泛黄的水迹，纸糊的顶棚亦出现残缺甚或部分的垂落。实在残损得厉害，就得重新买纸裱糊。然而，刚刚裱糊好的顶棚当晚就被破坏了。因为整整一夜，棚顶上都有老鼠们欢快奔跑的声响。那些未干的浆糊成了它们一饱口福的美食。所以，没过多久，洁白的棚顶重又布满星星点点的洞眼。有什么办法呢，昼伏夜出的老鼠就是如此的猖獗。没辙，顶棚上撒药，犄角



北京的胡同

处放老鼠夹子，这才安生了一段时间。

记得，刚搬到民康胡同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片还没有通自来水。于是，每天上午都有人推着吱吱扭扭响的独轮水车，挨门送水。年幼的我什么都好奇：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有一天，沿着溅落地面的水迹向南寻踪而去，发现与民康胡同平行的小水车胡同里就有一口水井，有人正摇着辘轳从深井里往上打水呢。

母亲是个热心人，去找有关部门联系。正巧赶上市政建设大发展，自来水管很快就通到了我家院子。自此，用水就方便多了。因为是全院六户人家共用一根水管，所以水龙头设置在院子里。春夏秋三季无所谓，但到了冬天便麻烦了，必须把暴露在地表之上的水管用草席草绳裹紧，以防冰冻。然而如此防范，仍不保险，于是约定每天中午各家集中接水（家家都备有贮水缸）。之后，就把藏于地面之下、表井之内的供水截门关闭。如果，有谁马虎了，忘把地面之上立管中的水放尽，一夜之后就会冻住。再接水时，得用开水浇；浇不开，还得把外包的草席去掉，用火烤——那麻烦可就大了！

尽管，有这么许多的不便，但住平房的好处还是不少的。起码，各家门前都有一点儿空地。于是北屋种葡萄，夏天的葡萄架下甚是荫凉。东屋种喇叭花，花会沿着房檐上连下来的细绳攀缘而上，构成一道风景。而我，则在屋前的空地上种蓖麻。因为，当时学校号召种蓖麻，支援国家建设，说是蓖麻籽能提炼出工业用油，还能入药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。

如今，住在高楼里的邻居，即使同一楼层，也未见得相识。但当年，同院的街坊可是再熟识不过了。一家炖肉，全院闻香；临时缺个什么佐料之类的，尽管去街坊家拿。无论文化程度、工作单位有多么的不同，但互相串门是常事，彼此关照更是理所当然。父母出门，把孩子托付给邻居，没有不放心、不尽心的。赶上三伏天，热得难以入睡，大家就会把椅子板凳大茶壶摆在院子里，你一句我一言，摇着蒲扇扯闲篇。直到夜深，热气渐消，便有老人们说一声：散了吧，明儿个还得早起呢。这才各归各的屋。

北京的天气，早晚温差大。所以，不管白天有多热，经过一夜的降温，清晨总是比较凉爽的。除了星期天，平日里，各家都起得很早。上小学的我，自然也不能睡懒觉。我所在的小学，名叫锦什坊街一小。步行前往，得走20来分钟。其实，有更近便的学校，比如附近的大水车小学和锦什坊街二小。但入学前，父母还是听从了街坊们的建议，让我报考了稍远些的锦什坊街一小。是因为锦一小的教学质量好，还是它有一栋两层的红砖砌就的教学楼的缘故？我那时不清楚，后来也没有细究过。

当年，不比现在，孩子上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。早起上学时，我是先进

正对着院门口的小胡同南行，到小水车胡同后东行，再沿横水车胡同、香家园胡同往南走，然后向东拐入华嘉胡同，至锦什坊街后再向南走个几十米，就抵达政协礼堂西侧的学校了。初走这种七拐八折的胡同，心里也有点儿嘀咕，唯恐碰上“拍花子”（拐卖小孩）的。但是天天走，也就习惯了。而且，还能长见识。

这些胡同，两边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，常常是隔着一二十米才有一个门洞。不要小看了不大的门洞，门洞里面往往隐藏着不小的院落。多少年前，备不住就是某位达官或富商的宅第。走在这样的胡同里，刻写在两扇街门上的对联常会吸引我的注意。诸如“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”“修身如执玉，积德胜遗金”“芝兰君子性，松柏古人心”等。但最常见的是楷体的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表达了平民百姓、院落主人的文化修养、处世哲学与生活理想。偶尔，也见过篆字刻写的门联。以我当时的水平，自然是看不懂的。

除了门联，吸引我注意的还有门墩。它是门枕石（处于院落大门底部，起到支撑门框门轴作用的石质构件）伸出在门外的部分。从形状看，箱形、抱鼓形的居多。其箱体与鼓面上，都刻有各种寓意吉祥的花纹，如蝠在眼前（福在眼前），穗穗瓶鹤（岁岁平安），蝠鹿兽（福禄寿）等。相比较，我更喜欢看箱体或抱鼓上雕刻的兽吻或狮子。有时，干脆停下脚步，蹲下身子，看个仔细。结果，上学差点儿迟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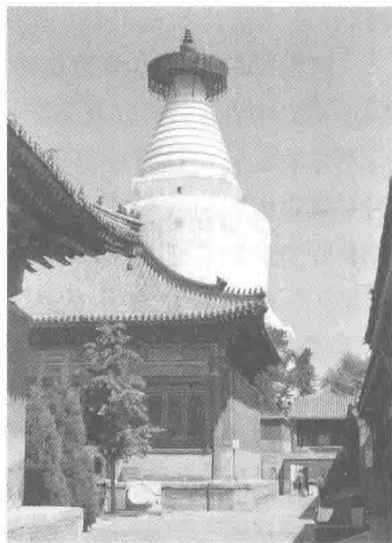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下午放学，需与同学一起走。老师会把本班住家在同一方向的学生编成一队，要求排队回家。我所在的路队，就是出校门上锦什坊街，一路向北，途径华嘉胡同、王府仓胡同、大水车胡同时，便有同学相继离队，回各自的家。而我则是走到民康胡同东口时，才和我们这个路队的最后两名同学蔡庆辉、敖平安分手。他们分别住在白塔寺西边的宫门口东岔和西岔内，需要出锦什坊街北口，横穿阜内大街才能到家。

其实，排路队，只是低年级的事。进入三四年级后，我们男生就没有这么老实了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是七八个人抱着个小足球专找稍许宽敞一点儿的胡同去玩。比如斜对着校门的大乘胡同、中途要经过的王府仓胡同和我家住的民康胡同，都有五六米宽。彼时，北京的人口不是很多，所以，白天的胡同里总是很清静的。于是，这胡同就成了我们课后踢街球的最好场地。

说到白塔寺，我在五六岁时就随母亲去过。其正式的名称应是妙应寺，始建于元代，距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。因寺内白塔过于出名，而俗称白塔寺。的确，那通体皆白的白塔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无比的高大，必须仰视才行。塔基是城砖垒成，墩墩实实；塔座为多折角方形，富于层叠的变化；塔

座之上的塔身，形似葫芦，造型优美；塔顶有圆形的花纹铜盘，其所悬挂的36个小铜钟，随风摆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；铜盘之上，还竖有八层的铜质塔刹，分为刹座、相轮、宝盖和刹顶几个部分。查相关资料可知，这白塔的总高达51米，比北京城里的景山还高出5米呢。

那时，白塔寺每月都有庙会，热闹得很。什么唱戏的、说书的、练把式的、拉洋片的，以及卖杂货、卖小吃的……应有尽有。至今还记得，我幼时最喜爱的一个玩具就是在那里买的。要说，这玩具很普通，就是一块小木板底下安四个轱辘，木板上有涂了黄漆的小木头鸭子。当我拉着这个小黄鸭快走时，鸭头会左右转动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。记忆里，它的形象远比头两年花费巨金从国外引进、放置于昆明湖内的“大黄鸭”可爱得多。



白塔寺

当然，我去庙会的次数是有限的，因为大概是1958年以后吧，就取消庙会了。不久，白塔寺的山门处建起了副食商店，身为世俗的我们也与寺庙断了联系。不过，已上三年级的我已经有了新的去处——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华书店——可以蹭书看。那几年里，我几乎每个周日，都是在这书店里度过的：售书柜前，席地而坐，旁若无人，捧本书看——自然是故事性强的小说。应该感谢那时书店里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从来没有轰赶过我。

通常，父母是反对我在胡同里疯玩的，特别是反对我在地上拍三角、弹玻璃球，说是不卫生。但是，对于我去西四书店看书，却很赞同。从我家出来，往东走几十步，北出垂则胡同，就是阜内大街的公交站。坐两站13路汽车即可到达西四了。印象里，车票也就是四分钱吧。但那时孩子们手里的零花钱是极少的。所以我通常都是步行，而把母亲给我的车钱攒下来，用于日后买书或看电影。

西四一带的电影院有三家：出书店、过马路，人民银行后面的胡同里有家胜利电影院；沿西四南大街南行百多米，在西安门大街西口的南侧则是红楼电影院。此外，西侧的羊肉胡同里面还有地质礼堂，也放电影。要说，当年真没少看电影。当然，票价也便宜，尤其是假期中的学生票，五分或一毛。

50年代，北京的城墙还没有全拆。但为了城里城外交通的方便，还是在



阜成门城楼的南北两侧的城墙处各开了一个豁口。出城的车辆走北边的豁口，进城的车辆走南边的豁口。而这南边的豁口，就在南顺城街的北口，离民康胡同的西口很近。所以，小学高年级的时候，我曾与同学结伴，多次翻越围挡的砖墙、沿豁口的斜坡爬上城墙去玩。没有高楼遮挡，更少雾霾碍眼，可以极目远望，连绵起伏的西山山脉清晰可辨。

记不太清楚了，许是1957年吧，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南苑机场迎接，并陪客人坐敞篷车进城至中南海。一路都有夹道欢迎的队伍。但途经阜成门时，被闻讯而来、想看领袖的人群所拥堵，车队不得不在豁口附近停顿了片刻。显然，这是个事故。自那以后，迎宾时的戒备更严厉了。不仅马路中间、夹道欢迎的队伍都是由有组织的学生组成的（整个中学期间，这样的夹道欢迎，我和我的同学参加过许多次），而且在欢迎队伍的后面至马路牙子，还要由警察隔出一个真空地带（自从首都机场建成后，夹道欢迎的队伍大都安排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了）。

随着年龄见长，看的书增多，我发现，民康胡同还颇有些来历呢。其旧称为巡捕厅胡同。雍正至乾隆间，是正红旗蒙古都统衙门的所在地。而且，正红旗官学也建在这条胡同内。至于近现代，则有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官郁曼陀和他的弟弟郁达夫曾居住于28号院。前者坚持司法尊严，维护民族利益，多次保护爱国人士，严惩民族败类。后者享誉五四文坛，著有大量的小说散文。其小说名作《薄奠》还专门写到了巡捕厅胡同。小说主人公——是一位住在巡捕厅胡同西口的人力车夫，其悲惨的命运让人唏嘘与同情。为此，少年的我曾天真地徘徊于民康胡同与南顺城街的拐角处，往左近的几个门洞里探望，猜想是哪间破旧的矮屋中居住过那位车夫呢？

屈指算来，搬离民康胡同已经51年了。60年代的后半期，曾回去看望过尤家的大妈、徐家的大叔。之后便是屯垦戍边，远赴北大荒。待到返城后，再去民康胡同时，老邻居们都已迁走。不仅原来的14号院不复存在，而且由此往西至南顺城街、往北至阜内大街，都已成为新建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楼的地基。

岁月流逝，带走了许多往事，留在脑海中的记忆只剩下若干片断。案头摆放着台湾作家余光中的文集，他的散文名篇《听听那冷雨》又勾起了我怀旧的思绪。如今，住的是钢筋水泥的楼房，固然没有了屋漏接水的烦恼，但是余光中笔下那雨滴敲击屋瓦、如同打击乐般动听的声响与旋律已无缘欣赏了。